

前言

写完这本书开始写前言时，我反思了我的福音派圣公会传统。1788年1月26日，随着第一支舰队到达悉尼湾，这个传统就在澳大利亚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福音派圣公会牧师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他于同年2月3日在澳大利亚进行了第一次布道。¹悉尼中心商业区的一座纪念碑标记出了那个地方，并刻下那次布道的日期和讲章经文——《诗篇》116篇12节以示纪念。接替约翰逊的是另一位福音派牧师塞缪尔·马斯登（Samuel Marsden）。1792年，虔诚的福音派平信徒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作为随船木匠登上了不列颠尼亚号。²1796年，他成为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官方造船师，后来又在悉尼西南20英里的利物浦建立了一个繁荣的畜牧企业。当摩尔在1840年去世时，据他的遗愿指示，他的巨额财富的受益者是殖民地的教会。³具体来说，他指示要使用

1 约翰逊的继任者从1825年到1835年正式处于加尔各答主教的监管下。那一年澳大利亚从这个监管中脱离，澳大利亚主教教区成立，威廉·格兰特·布劳顿（William Grant Broughton）成为澳大利亚教区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主教。布劳顿任职期间，澳大利亚教区于1847年分成四个教区，布劳顿成为悉尼的第一任主教。

2 关于摩尔的历史，来自Peter G. Bolt, *Thomas Moore of Liverpool: One of Our Oldest Colonists*, Studies in Australian Colonial History 1 (Camperdown, NSW: Bolt Publishing Services, 2007)。

3 他的妻子和继子都先他离世，此外再无直系亲属。

大量资金建立一所学院，目的是“用基督教的原则来教育新教的年轻人”。1856年，悉尼的第二任主教弗雷德里克·巴克（Frederic Barker）按照摩尔的遗嘱，在利物浦摩尔的地产上建立了一所神学院。摩尔学院（Moore College）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高等院校之一，到撰写本文时，学生的数目已经比起初三名增加了一百倍。1891年，它搬到了位于新镇（Newtown）内郊的悉尼大学附近。巴克是一位认信福音派的主教，他在剑桥大学期间受到查尔斯·西蒙（Charles Simeon）的极大影响。福音派在悉尼的发展并非总是一帆风顺。1934年，霍华德·穆尔（Howard Mowl）被任命为悉尼大主教，他曾向中国西部差派福音派传教士。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以巩固悉尼教区的福音派特色。1935年，都柏林爱尔兰植堂宣教会（Irish Church Missions）负责人托马斯·查特顿·哈蒙德（Thomas Chatterton Hammond）被任命为摩尔学院的校长。虽然哈蒙德的侧重点和风格与众不同，但他坚定的福音派立场在学院和教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在悉尼与几代平信徒和神职人员所共有的传统。这也是我与唐纳德·罗宾逊所共有的传统，这本书就是献给他的。我见证了 this 传统在继任穆尔的大主教和接替哈蒙德的校长领导下的发展。穆尔大主教于1958年按立我为圣公会的牧师，当我在摩尔学院求学和担任初级导师时，有幸得听哈蒙德在牧师生涯结束时的讲课。唐纳德·罗宾逊和我不仅共享了悉尼教区的这种精神，还共享了剑桥神学院的精神。我要感谢罗宾逊，是他给了我动力，让我将圣经神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并研究他在圣经神学上的方法。他曾是我在神学院时的老师，也做过我的同事，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

我也应该感谢其他带领我的人和老师，他们塑造了我的基督徒思想和生活，从而也影响了我的写作。其中包括那些在悉尼影响我的人：马库斯·罗恩（Marcus Loane）、布劳顿·诺克斯（Broughton Knox）、艾伦·科尔（Alan Cole）、布鲁斯·史密斯（Bruce Smith）、格雷厄姆·戴尔布里奇（Graham Delbridge）、约翰·查普曼（John Chapman）等等。在剑桥，我有幸师从彼得·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查理·莫尔（Charlie Moule）、大卫·温顿-托马斯（David Winton-Thomas）和亨利·哈特（Henry Hart）。在后来弗吉尼亚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⁴的研究生学习中，我从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和帕特里克·米勒（Patrick D. Miller）的指导中获益匪浅。

1973年和1974年，我在摩尔学院担任圣经神学的访问讲师。这让我有机会思考罗宾逊图式（Robinson schema）并将其应用于该主题的入门课程。学生们鼓励我，说我应该把它全部写成书。我最初认为这是个近乎荒唐的计划，但最终他们的鼓励占了上风，《天国与福音》（*Gospel and Kingdom*, 1981）也随之诞生了。主祷出版社（Paternoster press）出版了这本书和另外两项进一步的研究。我与校园团契出版社（IVP, Inter-Varsity Press）的关系始于《按着计划》（*According to Plan*, 1991）的出版，我很高兴之后能维持这种关系。我要感谢大卫·金登（David Kingdon），他最先给了我很多极具洞察力的建议、评论和其他帮助，还要感谢 IVP 神学书籍资深责任编辑菲利普·杜斯（Philip Duce）博士，最近从他那里得到了

4 现在改名为联合长老会神学院（Union Presbyterian Seminary）。

很多帮助。我早期的基督徒生活受到两种主要影响的塑造：我所在的悉尼教区的教会和悉尼大学福音派联盟，这是福音派学生国际团契澳大利亚分支的附属机构。悉尼大学福音派联盟始于与 IVP 相关的“校园团契”。IVP 和悉尼教区以及摩尔学院的福音派的共同根基是英国福音派。能够与出版商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得以分享我的属灵根源、教义信念和基督教精神，我感到非常满意。很多朋友和同事鼓励我完成当前项目，他们和我一样都对唐纳德·罗宾逊表示敬意。我要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尤其是我的妻子米里亚姆（Miriam），她是陪伴我四十七年的福音伙伴，始终站在我身边支持我的工作。

高伟勋（Graeme Goldsworthy）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比兰姆高地

第一章



圣经神学：跛脚鸭还是鹰之翼？

一个痴迷圣经神学之人的告白

圣经神学对传道人、教师、平信徒的直接吸引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幅“大图景”，使人能够理解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丰富多彩的圣经文学。它力图如鹰展翅上腾，从高处俯瞰神启示的整幅图景，并允许神向我们展示祂从创造到新造的伟大计划。当圣经不再是大量没有联系的故事和碎片化的文字，开始看起来像是将以色列的故事和四福音的故事联系起来的有机体，在其展示出从创造到新造的进展，以及强调耶稣基督的生平、死亡、复活是整本圣经的主要焦点时，通常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关注。如果圣经确实是独一真神的唯一真理，即唯独救主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唯一道路，那么能够向我们揭示这点的就是圣经神学。但是，有些人却将圣经神学视为是跛脚的鸭子，更糟的是将其当作妄想。

大约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我就一直努力完善我对圣经

神学的理解，这来自于我做学生、牧师和神学教师的经验。这种方法现今出现在很多书中，激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反对、中立、热情的认同纷纷不一。反对的回应使我重新思考我的理论和实践，并设法去理解那些反对的立场。中立的回应促使我去更新我的方法，说服他人认可福音派圣经神学的价值。认可的回应鼓励我坚持下去，避免自满或沾沾自喜。当然，还有一些更细致的回应，有的人不会立即反对我的观点，但可能会对我处理它的方法存有疑虑。我非常感激有人指出了我的圣经神学中引起他们担忧的方面，虽然最终我可能认为他们的批评不足以让我彻底改变立场。尽管如此，在那些基本方法与我不同的人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我在《天国与福音》¹这本书中，首次记载并阐述了我在圣经神学上开创性的观点。这实际上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在摩尔学院所教的一年级圣经神学课程。之后在牧会时，我又为平信徒和牧师写了一个更加容易理解的圣经神学大纲。我将它扩展为一门课程，并在接下来五年多把它教给好几拨的会友。这门课程最终以《按着计划》²这个书名出版了。我在这两本书中所探讨的图式，成为我后来进一步探究圣经神学的基础。尽管我的方法在一些圈子里受到欢迎，但是免不了受到福音派的批评。³另外，这种处理圣经结构的方法虽然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似乎对研究经文帮助不大。尽管如此，最近的情况看起来正在逐渐发生改变。

1 *Gospel and Kingdom: A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Exeter: Paternoster, 1981), now published in *The Goldsworthy Trilogy* (Milton Keynes: Paternoster, 2000).

2 *According to Plan: The Unfolding Revelation of God in the Bible* (Leicester: IVP, 1991; Downers Grove: IVP, 2002).

3 批评自由主义的主流学者基本上都无视它，这一点并不奇怪。

我想，现在是时候详细陈述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藉此来努力推进福音派圣经神学的发展了。但是我要赶紧补充一下，我的方法最初来自于一份对圣经启示结构的简要描述，它是我之前的一位老师所写，当时我还只是个神学生。唐纳德·罗宾逊是澳大利亚新约学者的领军人物，当时他是我的旧约老师。⁴ 为了回答一个学生的问题，即这么多完整且各样的圣经内容是以怎样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他阐释了他的观点。记忆里，他的回答大概是这样的：

神通过三个阶段启示了祂的国和进入它的方式：第一阶段是神百姓的历史，尤其是从亚伯拉罕到所罗门献殿这段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先知的末世论；第三个阶段是所有旧约的期待在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上得到实现的过程。⁵

最近，罗宾逊展示了一些他在圣经神学中的漫长历险旅程。⁶ 他表示自己受惠于许许多多的神学家，包括三位非福音派神学家：陶德（C. H. Dodd）、奥斯卡·库尔曼（Oscar Cullmann）和盖布瑞·赫伯特（Gabriel Hebert）。⁷ 罗宾逊描述了赫伯特1957年在圣公会布里斯班（Brisbane）教区神学院所做的“成就者基

4 我们参加了圣经研究学会在悉尼举办的研讨会，会上有人提交了一篇有关旧约某些方面的论文。之后罗宾逊深思自己是否应该不只停留在旧约研究上。这个评论肯定反映出了专门研究两约之一，却又热爱整本圣经的圣经神学家所存在的问题。

5 我要强调的是，这是我记得的五十年前罗宾逊说过的。但是它确实和罗宾逊近来的某些主张和作品一致。虽然不是字字不差，但我在此引用是为了强调它对我的重要性。第九章和第22-23页中引述了罗宾逊自己对这个基础观点的说法。

6 Donald W. B. Robinson, 'Origins and Unresolved Tensions', in R. J. Gibson (ed.), *Interpreting God's Plan: Biblical Theology and the Pastor* (Carlisle: Paternoster, 1997), pp. 1-17.

7 盖布瑞·赫伯特是一个英国圣公会高教派（Anglo-Catholic）的修士，他在圣米迦勒之家神学院（St Michael's House seminary）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在那期间他与罗宾逊建立了友谊，而且时常访问摩尔学院。所有这些人，也许并不能被认为是福音派人士，但对圣经的权威极其重视。

督”（“Christ the Fulfiller”）⁸的演讲。他评论道：“他在演讲中提出了有关圣经内容的三段式框架，这有点像我当时在摩尔学院的课程中所提出的。”在更早的著作中，赫伯特将这个框架归功于菲西安·亚当（W. J. Phythian-Adam）。⁹罗宾逊解释道，他预备课程的“目标是在神学学习的方法上给予（学生）综合指导，在圣经研究方法上给予具体指导”。¹⁰他进一步评论道：“对基督教各个元素（包括信条教义、教会史、祷告书等）的研究和按着圣经本身术语来理解它是什么的圣经研究存在差别。”¹¹我认为“按着圣经自身术语（着重是我自己加的）的圣经研究”这个说法，是罗宾逊圣经神学方法的关键。但是，这些术语到底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说，圣经学者们并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

罗宾逊发展了他的课程，主要应对七个主要议题：¹²

1. 圣经的特征；它的范围和结构。
2. 神的百姓；包括圣经盟约的研究。
3. 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重要性。这将讨论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展开以及它在大卫和所罗门身上达到顶点的圣

8 A. G. Hebert, *Christ the Fulfiller: Three Studies on the Biblical Types as They Are Presented i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Sydney: Anglican Truth Society, 1957).

9 Robinson, 'Origins', p. 5. 赫伯特在“作为实现者的基督”中的分析鉴别了三种信仰告白：（1）流亡前的告白：以色列的主要故事是建立在对亚伯拉罕的拣选上。这个主要故事从出埃及贯穿到耶路撒冷圣殿的建立。（2）流亡后的告白建立在先知写作的基础上，重申了第一个告白，并增加了这样的事实：神“为祂的选民预备了未来”（第11页）。赫伯特在这里指向第二个出埃及，而且是更大的出埃及，和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3）基督徒的告白，重申了先前的两个告白，并宣告它们在基督里的成就。见9-13页。在他的作品 *The Authority of the Old Testamen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47), pp. 51-52 中，赫伯特列出了同样的论点，并在脚注中写道“我要为这个三重图式感谢菲西安·亚当博士，这出现在 *the Church Quarterly Review*, No. cclxix (Oct. 1942), p. 3f.”

10 Robinson, 'Origins', p. 6.

11 同上，第7页。

12 同上，第7-9页。

经故事。

4. 两个重要主题的处理：出埃及 / 救赎和土地 / 产业。
5. 有关应许和成就的先知视角。
6. 所有这些都在于基督里成就的新约宣告。
7. 圣经解释的原则。

下面是罗宾逊的重要观点：

基于前面所探讨的对圣经是“关于”什么的理解，我们谈到了圣经的“预表论”。我们使用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包含的三个阶段来说到这一点，也就是说：第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成就过程中的历史经历，从出埃及一直到大卫的儿子在承受为业的地上建立王国；第二，在衰落、亡国、被掳、归回期间，藉着先知的工作将应许寄托在未来耶和華的日子；第三，藉着耶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以及祂在新天新地作为审判官和救主再临，应许最终成就在基督和圣灵里面。¹³

正是这种对“大图景”和预表论作用的理解，在五十多年前就俘获了我的心。从那之后，这就成为我致力于研究圣经神学的中心。它是我在这本书中要探索和力图捍卫的图式。在我看来，我在这个基本图式上所能做的改进，不过是在边缘处做些微调，而基本的框架则保留了下来。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给上述所列的圣经神学方法确立一个有

¹³ 同上，第9页。

效的原理。我知道有些福音派的解经家和神学家不会完全认可这个科目的有用性，其他一些人则对探讨和应用它的方法持更加警惕的态度。一些人会质疑这种方法最基本的假定。这些批评必须要被认真地对待，而且怀疑者的看法也需要被聆听。但是，我绝不会认为圣经神学是只跛脚鸭。相反，我认为它是福音派释经学的核心，而且对于释经讲道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我相信，就像心跳可以将血液供应到全身，圣经神学能有效地促进教牧事工。¹⁴

大图景的大问题

尝试将整本圣经的信息总结成一幅“大图景”会引起一些特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设法回答。如果我们假定圣经具有统一性，无论它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都会带来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们能够在在一个图解中展示这种统一性而不扭曲它吗？我们能用类似图表的方式展现出结构的全貌，而同时不会导致不可挽回的简化吗？听了罗宾逊的简要阐释后，我发展了这个图式。它极大地引起了我的兴趣，彻底地改变了我对圣经的看法以及阅读圣经的方式。第一次听说之后不久，我便尝试提炼了自己的观点，并用圣经来测试它的有效性。

我是倾向于用视觉来思考的人。如果能用图形来展现一些

14 对于这个论题，请参考 Graeme Goldsworthy, 'The Pastoral Application of Biblical Theology', in David Peterson and John Pryor (eds.),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Biblical Studies in Honour of Archbishop Donald Robinson* (Homebush West, NSW: Lancer, 1992), pp. 301-317; 'The Pastor as Biblical Theologian', in Gibson, *Interpreting God's Plan*, pp. 110-129; 'Biblical Theology as the Heartbeat of Effective Ministry', in Scott J. Hafemann (ed.), *Biblical Theolog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Downers Grove: IVP; Leicester: Apollos, 2002), pp. 280-286.

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神学：释经学的基础和原则

古道译丛·圣经神学

作者：高伟勋

译者：刘伦飞

出版：经典传承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观塘巧明街 111 号富利广场 2103 室

电邮：CCPHservice@hotmail.com

发行：基道出版社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湾街 26 富腾工业中心 1011 室

电话：(852)2687 0331

Website: <http://www.logos.com.hk>

承印：永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字数：147 千字

版次：二〇二一年三月初版（简体）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Christ-Centred Biblical Theology: Hermeneutical Foundations and Principles

Author: Graeme Goldsworthy

Translator: Liu, Lunfei

Published by: Christian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Rm 2103, Futura Plaza, 111 How Ming St, Kwun Tong,
Hong Kong
E-Mail: CCPHservice@hotmail.com

Copyright © 2012 Graeme Goldsworth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Varsity Press,
Nottingham, England

1 st edition, March 2021

ISBN: 978-988-75334-3-6 (simplified scripts)

All Rights Reserved.

©2012 by Graeme Goldsworthy
All Rights Reserved

以基督为中心的 圣经神学



圣经神学对传道人、教师、平信徒的直接吸引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幅“大图景”，使人能够理解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丰富多彩的圣经文学。它力图如鹰展翅上腾，从高处俯瞰神启示的整幅图景，并允许神向我们展示祂从创造到新造的伟大计划。

当圣经不再是大量没有联系的故事和碎片化的文字，开始看起来像是将以色列的故事和四福音的故事联系起来的有机体，在其展示出从创造到新造的进展，以及强调耶稣基督的生平、死亡、复活是整本圣经的主要焦点时，通常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关注。如果圣经确实是独一真神的唯一真理，即唯独救主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唯一道路，那么能够向我们揭示这点的就是圣经神学。

ISBN 978-988-75334-3-6



9 789887 533436

©2012 by Graeme Goldsworthy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HK\$124.00